

铁马冰河入梦来

陈冲



I247.5

722

铁马冰河入梦来

陈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023072



女子学院 0050019

内 容 说 明

《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是一个富于阳刚之气和感情色彩的标题。本书主人公的性格，正象这标题一样，刚强，又不乏情愫。当本书开始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们刚刚被改革的洪流卷进漩涡，这群不安于命运的人们，为了他们所热爱的事业而奋力抗争。终于，希望之光依稀可见了。

封面设计：曹琳

铁马冰河入梦来

Tiemabinghe Ru Meng La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3}{4}$ 插页 2

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600

书号 10019·4004

定价 1.55 元



陈冲,男,原籍辽宁海城,1937年出生于天津,现为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后辍笔,1979年重新执笔以来,共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小厂来了个大学生》曾获1984年全国短篇奖。

第一章

1 最后一次厂长会议

厂长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参加厂长会议。

当戴副部长在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机动电力局解散的决定时，厂长们因为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如果是去年，前年，或者大前年，他们倒不会这样震惊。因为国民经济调整，对列车发电厂的需求锐减。大前年，也就是一九七九年，全局有二十个电厂没有用户，出现了建局以来的第一次亏损。八〇、八一年，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以至不少人感到机动电力局可能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该寿终正寝了。可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国民经济经过了初步调整，基本建设和重工业开始回升，对列车发电厂的需求又出现增加趋势。关于“散摊子”的议论很快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要求改革的呼声。首先是一批被称为“少壮派”的年轻厂长们，提出了关于改革管理体制、适应新形势、谋求新发展的强烈要求，并且很快成了全局上下舆论的

主流。不仅在口头上，甚至在内部刊物《列电》（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这刊物反映着局领导的意图）上，也连续几期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包括一些大胆而具体的设想。在这种气氛下，厂长们来开会的时候，几乎都认为“改革”将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竟是机动电力局的解散！

在接连开过三次压抑、沉闷的厂长会议之后，他们原以为今年能开一个让人精神振奋的会，结果却参加了一个更叫人压抑的会，而且是“列电史”上的最后一次厂长会议。

是不是他们太缺乏预见性？是不是他们水平太低，对形势的认识太模糊、太片面？

他们上了当，被蒙在了鼓里。

不光是他们。到了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即正式开会的前一天，整个局机关的干部，包括两名副局长在内，对解散的事也还一无所知。他们都中了局长郭振山的锦囊妙计！

机动电力局招待所坐落在北京近郊一个冷僻的角落。乘76路公共汽车——老北京们也未必知道这路车从哪儿到哪儿——到终点，下车再走十几分钟，可以看到一个大门颇有气派，但很少有人出入的院子。很难考证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院子，因为院子里面一共有四个单位，分别隶属于互不相关的四个系统。建筑物也没有任何统一的规划，完全是由各单位随自己的意盖起来的，结果连道路也被搞得

七斜八错，使陌生人到此如同进入迷宫。沿着这迷宫般的路走到院子最深处，可以看到一座红砖红瓦的二层小楼，一副老迈寒酸的样子，这就是机动电力局招待所。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招待所。换句话说，它的核心就是给客人提供一张睡觉的床，别的都谈不到，当然更不会有任何服务。嫌被褥潮，你自己抱出去晒。嫌地脏，你自己扫；扫地的条帚也得自己去找。开水得自己打，碰得不巧还得你自己烧。可是，列电系统的人到北京来，还是愿意住这里，尽管住旅馆回去同样可以报销。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地方。三十年来，这个分散在全国四面八方，而且大多分布在边远地区的列电系统，已经在全体职工中形成一种巨大的感情上的凝聚力。凭着列电两个字，他们都是“一家人”。

为了迎接厂长会议，招待所两层全部腾空了。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以前历次开厂长会议都是只把楼上腾出来。当然，这也是郭振山局长全部锦囊妙计中的一条。

和往年一样，列电的老规矩，厂长会议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八二年的这一天是五月四日。六十二个列车发电厂和两个船舶发电厂的厂长们，四个区、片中心的主任们，从天南地北汇集到首都，汇集到这个两层楼里。

五月三日是报到日。到傍晚时分，楼上楼下已是一片人声。有高谈阔论的，有寒暄问候的，也有为什么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今年人们住得比往年宽敞，四个床位的房间里只安排两个人。但是，这些厂长们天生爱凑热闹，尽管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只要一安顿好住处，甚至连把脸都不洗，

就急忙忙去串房间，去找多日不见的“伙计们”。一来二去，有几个房间就成了人们聚集的中心，六七个、十来个人挤在一起，满屋子烟雾腾腾，大开门窗都放不净。

207 房间里聚集着一批年纪比较大的厂长。他们到这儿来，最初的目的，是来看望住在这儿的郝厂长和李厂长。这两位厂长都已连续三年没来参加厂长会议，也就是说，与老伙计们已阔别四年以上了。

第三十九列车发电厂的郝厂长，是全局最老的厂长之一。此刻他坐在靠窗那张床的尽头上，身子斜倚着被子，显得有些疲倦。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那一双当年显得刚毅威武的浓眉，也有一大半变白了。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陷进去，眼窝下松弛的皮肤垂下来。两股巨大的力量正在这张脸上激烈抗争。一方面，顽强的生命仍在极力展示那辉煌的过去；而另一方面，岁月、疾病、生活的艰难，又在竭力展示暗淡的未来。四年前他来开厂长会议时，这张脸上只有几条刀刻般的又宽又深的皱纹，给人一种成熟、强悍的印象，而今天，这张脸上已分布着网络般的碎密的皱纹，左颊上还出现了两块老人斑。脸色也不好，带着一眼就能看出的病态的憔悴。

“这一阵，病见轻些吗？”十四厂的孟厂长关切地问。

“还那样，”郝厂长淡淡一笑，多少带点儿苦涩，“一时不会好，可也不会马上进火葬场。”

“得讲点儿养生之道。”第一船舶发电厂的孙厂长建议地说。

“试过啦！慢跑，打太极拳，练气功，一样也没能坚持下来。干了一辈子列电，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的，搞不来那些慢腾腾、磨性子的玩意儿。”

“身体不好，这样的厂长会不来开它也罢。”西北区片中心的刘主任说，“还象以前那样，让副厂长来开会算了。”

“本来是不想来，可是又想见见老伙计们。除了一年一次的厂长会，哪有机会聚这么齐？再说，我觉得今年的会，内容可能比往年重要。你们说呢？”

郝厂长一面问，一面欠身坐直了，环顾每一个在座的老伙计，目光显得振奋了，闪动着一种从灰烬中重又燃起的光芒。他看到谁，那被看到的就点点头。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对面的李厂长脸上，李厂长也从斜倚的被子上欠起身来，深有同感地说：

“我也是因为有这估计才来开会的！”

大家都同意郝厂长的看法，郝厂长自然也因此显得更加兴奋。可是，突然之间，他的脸上掠过一阵阴影，目光也暗淡下来，象皮球泄了气似的，摇摇一头白发说：

“不过，咱们也别太乐观……”

“为什么？”李厂长追问。

“说不上来，只是有那么一点儿感觉。”

“总有啥根据吧？”

郝厂长默然不答。根据嘛，好象没有，又好象有。不过，就算那是根据，也没法说。怎么说呢？就说因为没有派车接你？

一九五〇年，我国首次将一台英制快装机组改装成列车发电厂。当时的“小郝”，是这个列电史上最早的电厂里最年轻的车间主任。现任局长郭振山，当时还是他手下的一名运行工人。凭着这层关系，今天上午一到北京，他就从车站给郭振山打了个电话。他连续坐了五十四个小时的火车，虽说有硬席卧铺，心脏、肾脏都有病的他，还是累得快要支持不住了。再说，四年没来，北京的变化这么大，他很怕走错路，坐错车。他想，郭振山听说他来了，很可能会主动派车来接他；即使郭振山不主动提出派车，他以有病和太累的理由要个车，郭振山总不会拒绝的。电话接到局长室，接电话的是郭局长的秘书。秘书知道他与郭局长过去的关系，请他等一等。可是等了两分钟以后，秘书却告诉他“郭局长不在”。郝厂长不是小孩子，知道这是郭振山故意不接电话。秘书还在电话那边建议他叫辆出租车，又特别叮嘱他直接到招待所报到，“不必到局机关来”。没等秘书唠叨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他不知道郭振山还有更深的考虑。根据那个锦囊妙计，在正式开会以前，郭振山需要避免与所有厂长们的任何接触。他只把这看成是郭振山的故意冷淡，搭架子。即使这样，他的直觉已经使他深深忧虑。在这样一个郭振山的领导之下，列电的前途实在不乐观。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可也不应该盲目悲观，”李厂长坚持地说，“形势毕竟在一天天好起来。对列电的需求增加了，无形中就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外界这样推，我们不动也

得动!”

郝厂长欲言又止，只微微摇了摇头。他本来想说，外界的推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内部动力。外因得通过内因起作用。他没把这话说出来，是因为他不忍心扫李厂长的兴。

二十七厂李厂长，也是全列电资格最老的厂长之一。一九五四年，在上海改装了另一台快装机组，建成第二个列车发电厂，当时的“小李”调去当了值班长。二十多年当中，他把他的青春年华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列电事业。七五年河南发大水，他所领导的二十七厂正处在洪水正面冲击的位置。灾难是因水库崩塌造成的，洪水来得又快又猛。在他的指挥下，职工们与洪水搏斗了两昼夜，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险情，设备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全厂职工家属无一伤亡。这在当地简直要算奇迹了。可是事过之后，他却大病了一场，而且有一阵精神恍惚，以至不得不转到精神病院去住了十几天。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里，他反复念叨着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使职工们的私人财物在洪水中几乎损失殆尽。人们感到不大好理解，因为在洪水暴发时，正是他，发出了一连串不容置疑的命令：救人要紧！保设备要紧！别去管那些破烂家当！

病好以后，他明显地苍老了，但仍然全力工作，领导大家检修设备，“重建家园”。他不再说起病中说过的这些话。讲到这方面的损失，他的话又变得很超脱了：毁了再置么，怕啥？再说，都是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么！不过

谁都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总是显得很沉重。后来他不再去参加每年的厂长会议。那正是形势日益严峻的时刻，关于列电“散摊子”的说法越来越厉害。他让替他去开会的副厂长捎话给局领导：谁提“散摊子”，我×他八辈祖宗！我二十七厂舍家保设备，可不是为了散摊子！谁要散摊子，谁先赔我二十七厂职工们的一切损失！一个碗、一条手巾也不能少！这都是辛辛苦苦劳动所得换来的！

今年，他来开会了……

在 212 房间，聚集着一批年轻的厂长。住在这个房间的，是十七厂杜厂长和三十三厂杨厂长，所谓“少壮派”厂长中的活跃人物。

年轻厂长们的话题直截了当：改革！列电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行，不改革就生存不下去的时候了！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符合逻辑的想法。

他们毕竟年轻，不知道相反的想法同样符合逻辑，那就是郭振山的想法：不生存下去，也就不需要改革了。

当然，他们也不是对郭振山毫无了解。

“我怀疑！”五十五厂赵厂长说。

“你怀疑啥？”七厂白厂长立即追问。

“我怀疑局里！”赵厂长并不退让，“象郭局长这样的干部，能愿意改革吗？”

“那也不能全由他！”白厂长反驳。

“说得对！”三十三厂杨厂长把矮矮的、胖胖的身躯虎地

往起一站，挥动着短粗的胳膊，额头上直冒热气，兴奋而激烈地说，“改革势在必行，由不得他郭振山愿意不愿意！午睡起来我跟五厂朱厂长聊过……”

“可说呢，小朱哪儿去了？”白厂长问。

“你别打岔！”杨厂长瞪了白厂长一眼，“我跟小朱意见完全一致，他虽然没来，我可以代表他的意见……”

“小朱说啥来着？”赵厂长问。显然大家都很关心那个“小朱”的看法。

“小朱说，”杨厂长解开两颗上衣纽扣，“过去开厂长会议，总是局里让讨论什么，咱们就讨论什么，这个办法先得改一改！就是说，厂里的问题，如果局里没想到，咱们也应该有权提出来在会上讨论讨论。”

“这一点很重要！”杜厂长指出，“不能只是上面往下灌他们的意图，也得听听下面的反映！”

“你听我说完！”杨厂长又瞪了杜厂长一眼，“小朱和我的意思是：咱们要尽可能对会议施加影响。一句话：今年厂长会议的中心议题必须是改革。如果局领导不提，我们提！”

杨厂长话音一落，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他们似乎已经感到自己这群人对于这个会，乃至对列电事业的大局，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自然也负着很大的责任。他们更兴奋了，更有信心了，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应该如何把改革的问题提出来，提什么具体内容。杜厂长建议晚上再找几个人，当然要把小朱也叫上，详细讨论一番，看能不能联名提一个具体

设想。正说着，房间门一响，门口出现了一个魁梧壮实的大汉。

“啊哈，小朱！”

“来得正好！快，坐下！”

来人正是第五列车发电厂厂长朱凯。他那络腮胡子刚刮过、两颊铁青的脸上，带着闷闷不乐的表情；两道浓重的剑眉下一双锐利的眼睛，射出一种郁愤的目光。这个房间里的气氛，人们热情而友好的欢迎，并没有多少改变他的情绪。他相当勉强地回答人们的招呼，在给他挤出来的床边空位里坐下，可是刚坐下又站了起来，问：

“伙计们，都没见着我师兄？”

“焦厂长吗？他好象还没来。”赵厂长说。

“老杜，你没跟我师兄一块来？”朱凯又问十七厂的杜厂长。

朱凯的师兄焦阳是第二十五列车发电厂的厂长，这个厂目前正在浙江执行任务，和十七厂相距不过几十里。

“今年老焦怕是来不了啦……”杜厂长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因为焦阳拒不执行调令的事，宋副局长亲自到二十五厂坐镇，解决对老焦的处分问题。恐怕处分轻不了呢！”

话题转了，人们的情绪也跟着变了，沉默中透着压抑和关切。朱凯那棱角分明的下巴动了几动，停了片刻，才低沉地问：

“宋副局长不是已经去了十来天了吗？”

“听说宋副局长是带着局党委的意见去的，可是电厂党支部顶得很厉害。支部讨论了几次，坚持只同意给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厂里职工绝大多数都向着老焦，有的小青年甚至说：该受处分的不是我们焦厂长，而是局里的头头，是于化龙、郭振山！”停了一下，杜厂长又评论地说，“可不管怎么讲，老焦不执行调令终归是事实。”

朱凯望了杜厂长一眼，一甩大衣走了出去，很响地带上了房门。

“小朱好象不乐意了。”杨厂长议论道。

“他不乐意也白搭！”杜厂长并不退让地说，“交情再大，大不过理去！老焦这事就是干得不在理。”

“是啊，列电从来没出过这种事！”

“都象他那样，列电早完了！”

年轻厂长们的义愤是有道理的。自有列电以来，“以艰苦为荣”就是他们的一贯传统。结果却出了个焦阳！因为怕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发电，就寻找种种借口，拖延时间，不执行调令，既影响了用户及时用电，又给列电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尤其是列电正面临谋求新发展的关键时刻，这种损害声誉的行为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其实，对于焦阳的这种行为，朱凯比他们更气愤；不同的只是因为焦阳是他的师兄，连他自己都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这使他觉得自己没法子和伙计们一起谴责焦阳的可耻行径。他出了212房间，迈着沉重的步子下了楼，打算再到76路车站去迎一迎焦阳。他急于见到这位不争气的师

兄，急于把他臭骂一通！一向精明的师兄啊，这回你可是精过了头，不仅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咱们师傅的脸，丢了你的脸，丢了你的二十五厂的脸，丢了全体列电人的脸！你给列电的历史添了多么可耻的一笔！

然而，人心总是复杂的。在朱凯的内心深处，连他自己都不愿意看见的地方，总有那么一点儿疑惑，希望那不是真的，是某种谣传或误解。象焦阳那样聪明的人，不该干出这种蠢事的呀！或许，其间还有什么外人所不知道的情况？他至少要向焦阳问问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自从郭振山担任局长以来，列电上下确实常常出现一些让人想不通、看不透的事。

经过招待所门口时，他不经意地朝接待室看了一眼，看见那个管招待所的小伙子，正端出一副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架子坐在那里。或许是心情不好的缘故吧，这让朱凯感到不快。实际上从上午到达这里时开始，这个招待所，这个不认识的小伙子，就让他不快。招待所为厂长会议全部腾出来，有什么必要？一面空着许多床位，一面想必已把许多各厂来出差的同志赶到外面去住小旅馆甚至澡堂子。过去管招待所的独眼老头，虽然长得又老又丑，手脚也不麻利，至少说话还是满和气的，而且总是想方设法满足你的各种要求。现在这个小伙子，人倒长得满精神，可言谈举止间总透着一种傲慢，仿佛随时都在向你显示，他目前正执行着一项全机动电力局最重要的任务，而这任务的高度重要性，你们这些在下面当厂长的，根本无法理解。

2 两个不受欢迎的老头

郭局长锦囊妙计的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保密。一切安排都围绕着这个核心。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是最高原则。党委书记于化龙正在南方疗养，他写了封简短的信通知他：部党组已经决定解散机动电力局。对于部党组已经决定了的事，一个局党委书记还能怎么样？郭振山的秘书倒是较早知道这件事，那是因为部里在党组做出决定之后，要郭振山补一份要求解散的报告，而郭振山自己又不通文墨，只得让秘书起草。不过这秘书绝对可靠。另一个知情人，就是局党委副书记柳春山，因为郭振山还有一些事要靠柳春山去办，再说此人亦属可靠。

至于两位副局长嘛，郭振山认为，那就没有必要让他们过早知道罗！瞞贾知行副局长比较容易，因为他正在家里养病。瞞宋劼副局长比较难办，但郭振山自有妙计。于是宋劼就被派到浙江去解决二十五厂焦阳的处分问题。按说处分干部应该是柳副书记的事，郭振山却另有理由：焦阳的错误是拒不执行调令，而且是以一些技术问题为藉口，所以还是管生产、懂技术的宋劼去合适。不出郭振山所料，宋劼这一去，就陷在那里拔不出腿来。到了五月二日，郭振山用家里的电话往浙江挂了个加急长途，请宋副局长火速飞回北京：“厂长会议第二天有你一个讲话，非你讲不可哟！讲